

算命先生

刘云花

算命的老头姓李,都说很灵,经常有操外乡口音的人来算命。老李跟侄子一起过,侄子日子过得红火,全仗他的“高收入”。

有年夏天,老李举着竹竿,敲打着地面,小碎步往前挪。摸索去院子里,是要放那几只嘎嘎叫的鸭子。侄媳妇忙得很,忘了放鸭门,就到河里洗衣服去了。老李被鸭子一声接一声叫醒了,也叫烦了,心里憋的那个气啊,恨不得一把抓起鸭子摔死它。也不怪,一晚上热得芭蕉叶扇子没离手,早上稍微凉点,正好困,睡不好觉可不行,上午头昏昏的,如果有人来算命,哪能算得准?

鸭舍紧靠老李窗户外,他顺着堂屋,摸过厨房,终于探到院子里了。棍子一个劲地戳着地面,心里透着那个烦啊?哎!竟然忘了,拴在院子里的一头大水牛。不走运的老李被牛角戳了下,一个跔跟没稳住,哎哟!一声惊呼,倒地不起。侄子起早拔秧刚回来,闻声连忙赶来,伸手便拉,躺在地上的老李,“哎哟”声叫得更响。

第二天,老李脖子上多了一根带子,挽着裹有白色纱布的手臂,像上了战场似的。他苦着个脸,靠门而坐,雕塑般一动不动。住在隔壁的老小,看见便问:“哟!怎么啦?”一脸的惊愕。

“真倒霉,昨天早上……骨折了。”老李皱着眉,左手摸着右臂,一五一十说着经过,很烦躁的样子。

“大热天作孽哦!唉!你也不慢点,伤筋动骨一百天,幸亏不是腿哦。”老小露出心疼的表情,撂下几句,正欲离开,忽地又转过身,变脸了,笑盈盈地说,“嗨!老大啊!你怎么不算算六月可有灾星呢?避过上午不就得了?”说完一阵大笑。老李抬起左手,摸摸他那常年理的光头,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“大伯鸭汤好了,你喝点,心里好过些?”侄媳妇端着一碗香喷喷的老鸭汤,放在桌上,顺手来牵瞎子大伯。

“这鸭是该杀,老大啊!人家说,鱼上半斤各有主,这鸭好几斤,命中注定就你大伯一个人享受的哦!不信你一会算算六月可有口福?”老小说着笑着,这回真的走了。老李眼睛上下翻动着,慢慢收住笑,用左手拿着筷子,艰难地舞着,嗨!一时半会想练成左撇子,真难!

老李一向爱开玩笑,老小“嘲笑”他,也不足为怪。其实,他知道老小时常挂念他,只是男人之间,少了那么些的嘘寒问暖罢了。

端着胳膊熬着日子的老李,硬是把门前一片绿叶婆婆,熬成了片片金黄,时间慢慢解开他那道深锁的眉头,生活又归于原状。

老李生意好,与位置有关,他家不远就有一所高中,每年高考前后,来算命的人尤其多。也有调皮厌学的,望子成才的父母焦虑难当,被逼无奈,只得抓住算命这根稻草,指望先生指点迷津。

有次,老小凑到跟前压低嗓子:“老大啊,你可知道现在国家在征兵?说话可要注意点哦,不要闭着眼睛瞎讲瞎讲的。”边说边点着头有点神秘兮兮的样子。

“嗯,晓得晓得哦。”老大一脸认真的表情,别看老李眼睛看不见,心里可敞亮着,他知道年轻人当兵能历练自己,是一生的荣耀。

一日清早,一位五十开外的女子,面带微笑前脚刚踏进门槛就问:“先生在家吗?”老李带着惯有的浅笑,棍子在前人在后的,慢慢从房间探进堂屋,桌边那张木椅子静静等着主人落座。女人随手端个方凳子面对先生而坐,略显严肃,客气地报上年龄时辰。老李熟练地从小孩三岁形运算起,右手拇指轮个掐着四根指头,说着八字算着运气。女子正襟危坐,专注的眼神带着期待,时不时插话说出烦恼与忧愁。老李不紧不慢地:“你也别急,这只小猴子,是有些调皮不太听话,现在走糊涂运,将来还有点出息,如果时辰不错,按命理八字推算,这小猴子当兵最好,有发展前途。”

“哎哟!老先生你还真算到了,我儿子就想报名参军,是我不同意。儿子说不让参军,就坚决不谈女朋友。我让他学手艺,师傅都找好了,把我气的,唉!”女子说着有气的话,但明显比刚来时的笑容有所不同。

天下父母一个样,听说孩子将来有点出息,刹那间整个世界都变美了。本来一支命五元钱,女子偏给八元钱,临走时还不忘丢下一串笑声。

坐在门前吃早饭的侄子还没等人家走远,就抛来疑惑的眼神:“大伯伯,怎么这段时间你算命,人家说儿子淘气不好管教,你都说当兵好啊?”侄子也不是管闲事的人,只是听得多了,有些好奇。

“像这些调皮的孩子,走上社会如脱缰的野马,当兵是最好的选择,进部队磨练磨练,一棵苗子有人扶正,还怕将来不成才?这关口我拉他一把,走上大道不好啊?”侄子听得一愣一愣的,然后点头表示缓过神。

老李自己的命忽略没算,人家拿钱算命,他倒是算得详细且用心,让求算者云开雾散。老李不愁没生意,那个算命女子就悄悄地跟人家说,李先生算命非常“灵”。

一树槐花

安岳来

他几乎是在看到一树槐花的同时认识她的。

那年他初参加工作,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乡镇。那段时间他除了工作就是独自在房间里静坐,看书,觉得有些无聊。现在想来还觉得那时的他很好笑,很山里佬。

那天他又和以往一样独自坐在房间里,重复着那种无聊。

窗外的不远处是一条横穿公路,公路的两边分别栽着两排刺槐做护道。那些树一棵棵都长得很高大,时值春五月,正是槐花盛开的时节。那一树树高大的刺槐枝头被一些肥硕且大的白色花串装饰着,仿佛每棵树上都笼罩着一团团白云似的,如果不是那些夹杂其间的绿叶相映衬,你真的会分不清那是花朵还是云朵。风从向公路敞开着的那扇窗子的窗口处,不时吹送些槐花的香气到房间里。他也时不时地向窗外望望,不想这一望让他的生活一下有了个大的转变:他一眼看到了站在一棵槐树下采摘槐花的她,白衬衫配着蓝条的裤子,一张好看的瓜子脸,眼睛里汪着两汪清泉。他看她一眼,她也看了他一眼,之后便都各自转过身去互不再看。他低头拿起桌上放着的一本书,很随意翻着,以此来掩饰内心的紧张。她一边哼着曲子一边撷着她的花。她所哼的那支曲子是前不久乡电影院刚刚上映过的故事片《知音》里的主题曲。她哼得很好听。

知道她有一个与槐有关的名字的时候,他们已经很熟了。

他喜欢看书,她也喜欢看书。于是,他们有了新书就互相换着看。她的每本新书总是用报纸包得好好的,他每次借来看时都是很小心地,生怕将什么地方弄坏了,还书时会不好意思。她每次还给他的书也都是工工整整的,像没被翻动过一样。他很欣赏她对书的爱惜。他们借书还书时都不在对方处多待,每次都是简短的对答——“谢谢你的书!”“喏,新到的,看完及时还。”“又有新书看了。谢谢!”接过书也不多做停留,就什么也不多说地扭头走开了。

他把一枝槐花养在一只瓶子里,放在书桌上。她来借书时看见了,很是欣赏,是这枝养在瓶子里的槐花让她多停留了那么一会。她多看了几眼那花,然后说:槐花的香味很纯。他也应和着说:

是的,很纯。他接着顺便问一句:不坐一会?她顿了顿,还是转过了身去,回说:还有事呢。他这次对她多客气了一句:慢走!她回过头对他笑了笑。那笑很甜。

他是在又一个槐花开放的季节考取一所中专学校去进修学习的。他在走的前一天没忘了把借她的书还给她,顺便去和她道个别。当她听说他考上了学校要去带薪进修,她很是为他高兴。但当她知道他第二天就要去学校报到时,涌现在她脸上的喜悦僵住了那么一小会。她轻声地嘀咕了声:这么快?接下来便是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。沉默让他感觉到有些不自在了,便没话找话地问她:我那里最近到了几本新杂志,你要不要拿来看看?她摇了摇头。这时他才注意到她的眼睛有些红,他问她是不是昨夜看书又熬通宵了?她没回答,只是问他进修的时间长不长,他回她说:是拿正规文凭的,怕要两三年。然后,他们就再没说什么。

进了学校,他几乎跟家人以外的所有熟人都中断了联系。

后来他在整理旧书时,发现从她最后还他的那本书里掉下来几瓣干了的槐花瓣儿。这本书正是作家尤凤伟的那本爱情小说集,名字就叫《爱情从这里开始》。后又有别人告诉他,他走的那天,她偷偷地站在他身后的路上,默默地望了他好远好远。知道这些时,他直在心里骂他蠢,怨自己比梁山伯还梁山伯。

后来他以《槐花,洁白的槐花》为题写了一组爱情诗发表在一家杂志上,希望她能看到。后来他又写了《一棵小槐树》并且把这棵小槐树第一次开出的唯一一串花串比作一颗洁白的心,还是希望她能看到。这时的他并不知道,那个喜爱槐花的她早已嫁作他人妻了。

他们再见面时已不再谈及槐花,也不再忆及过去。这时的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他也成了一个孩子的父亲。这次见面,言语最多的只有相互客套,接下来便是漫无边际地闲聊。

聊着聊着,他们便又情不自禁地各自感叹起生活来。

他说:哎!生活就那么回事。

她也叹:是啊!生活就那么回事。

这时,屋外公路两边那棵高大的槐树又开花了。只是,不知是第几次开花?

